

山坡开满桐子花

文猛

“冻桐子树花呢？看不冷死你！”
鲜花盛开，阳光明媚，却还有一场冻事等着我们，突然感觉冻桐子树花是春天的阴谋。

在各种鲜花盛开的春阳之下，天突然变得阴冷阴冷的，屋前屋后，沟谷山坡，冷风开始吹起来，总感觉天地之间将有什么大事发生。

刺骨的冷风白天刮，夜里刮，没有一丝消停的迹象。走向山坡，却发现漫山坡桐子树上慢慢长出了细叶，细叶间冒出了花骨朵。又是几天冷风吹过，桐子树上簇簇花骨朵慢慢盛开——

桐子花开啦！
桐子花呈五瓣状，雪白的花瓣中间是金黄色的花蕊，花蕊四周衬着缕缕粉红。一树一树的桐子花盛开后，冷风停了下来。春阳恢复了暖意，山野开始闹腾，感觉那一树一树的桐子花像是在给天空打信号一般。

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从春天走到夏天，一定要走过这场“倒春寒”吗？这是对冬天的回眸？这是对季节远行的警示？

桐子花终究盛开啦！桐子花开不是乡村最早的花事，但却是乡村当年最盛大的花事，那个时候的乡村栽种得最多的树就是桐子树，所有的荒坡，所有的土地边，所有的沟谷，都长满了桐子树。

桐子树是乡村的“摇钱树”，但是谁也不会在那好田好地上种桐子树，所有的桐子树都长在“四边”：地边，沟边，路边，渠边。长在“四旁”：村旁，宅旁，路旁，渠旁。

庄稼不愿意落脚的地方才是桐子树的地盘。

乡村的日子是寡淡的，是落寞的，是一眼可以望到头的，春寒中的桐子花开，春荒中的桐子花开，给了乡村漫山的亮色。

桐子花开的冷才有秋日桐子结果的喜，这是乡村所有向天空生长的植物告诉的朴素哲学。

桐子花凋谢，桐子树下铺满了厚厚的桐花。桐子花让春风吹到小路上，溪流中，田地中，一路桐子花，一溪桐子花，一地桐子花。满村的香，满心的香。在乡村人眼中，乡村的花事只有一种，那就是庄稼花，庄稼花之上才是生活和生存。桐子花在乡村人心中也当成了“庄稼花”，这些“庄稼花”的收成在深秋。

冻桐子花过后，大地真正回暖，不再有“倒春寒”的担忧，麦苗该上肥，玉米苗、高粱苗、水稻秧苗该育种，一年最充满希望的季节来临啦！

走进今天的乡村，桐子花开不再是乡村最盛大的花事，漫山李子花，漫山槐花，漫山玫瑰花，漫山猕猴桃花，漫山柚花，漫山桔花，村庄开始按照自己的心愿铺排乡村的花事，庄稼不再是乡村唯一关注的花，乡村有了宏大的花事。

人和草木都没有准备好，冬天来啦！春天来啦！

人和草木都没有准备好，桐子花开的年代就过去啦！

我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时光，我也走过了桐子花开的旧时光。

二

桐子花落之后，细嫩的桐子叶中会现出翠绿的桐子来，桐子叶一天一天长得宽大，桐子也一天一天长大，初如青李子，再如青桃子，没过几天就如青梨一般大。春天是充满希望的季节，春天也是最让乡村揪心的季节，除了“倒春寒”还有“春荒”。那个年代的春荒特别刻骨铭心，家中无存粮，庄稼正在长，青黄不接是最准确的词语。

仰望桐子树翠绿的桐子，心中最大的梦想就是这些桐子变成李子、桃子、梨，我们就有吃不完的水果。这棵树吃完，上那棵树，不像村里那些真正的水果，少得可怜，口中还没有吃出果子的味，树上早没有了果子。

我们仰望到脖子酸疼，树上的桐子也没有变成果子。
桐子树表面光滑，长得快，长得胖，枝丫多，桐子叶宽大茂盛，不像山林中的树只顾着向天空生长。我理解那些树，它们四周都是树，无法向四周伸开枝丫，伸向天空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桐子树树干不求亭亭玉立，挺拔笔直，想弯就弯，想直就直，想歪就歪，树干上的树丫尽情向着四周蔓延，就为多结出更多桐子。桐子树的枝桠叶茂自然成为我们最好攀爬的树，小伙伴们在桐子树上“躲猫猫”是玩得最尽兴的游戏。

我躲在桐子树上枝丫中，宽大的桐子叶呈心形，翠绿的桐子也呈心形，桐子树就是乡村最走心的树。青黄中泛着红晕，有点像小苹果，又有点像石榴……让人充满美好的幻

想。看着，看着，实在挡不住那片翠绿的诱惑，剥了一个，里面的籽是一瓣一瓣的，白白嫩嫩，像菱角米似的，塞进嘴里，苦涩的怪味让我吐得一塌糊涂。小伙伴们把我从树上扶下来，大家没有一个嘲笑我，让我特别惊讶。长大后一起回忆童年的事情，他们说谁小时候没有幻想过误吃过桐子树！

老家有句俗话，责怪长大后一无所成的人——“早些年不好好读书来，只晓得爬桐子树！”

爬桐子树，是乡村每一个人的成长故事。

三

桐子树结出桐子的时节，山野里的果子，田地里的庄稼，都在自己的季节中一一呈现，“春荒”的阴影荡然无存，大家就对桐子变果子的想象淡去。

玉米收割了，大豆收割了，高粱收割了，水稻收割了……大地上的庄稼都收割完了，桐子树上的树叶开始枯黄，一片片落下，枝丫上稀疏的几片落叶中挂满的全是黑红的饱满的桐子，地上掉下的也是桐子。桐子叶是柴灶里最好的柴火，桐子叶刚落下，还不到捞桐子叶的时候，就算可以捞，生产队也不会允许这个时段去捞桐子叶的，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

乡村收割最忙的阶段过去，桐子才告诉大家——

“该打桐子啦！”

桐子就这么实诚！

在乡村，除了牲畜和鸡鸭之外，能够变成现钱的只有桐子了，桐子榨成桐油，桐油卖到供销社，供销社送到长江边，轮船送到国外，当年我们川东的桐油在全世界都是抢手货。我们不知道那些油坊榨出来的桐油换的是美金还是英镑，但是从没有例外的事情是，我们每家每户年底总能在生产队分到几十上百元钱，那是桐子树给我们全家送来的过年新衣服。

乡村收割最忙的阶段过去，桐子才告诉大家——

“家有千棵桐，遇事不求人。”

哪怕日子过得多么惨淡，多么无味，多么无助，心中总念叨着——

“不怕！山坡上长着那么多桐子树哩！”

打桐子是乡村最幸福的活路。“活路”就是书面语中工作或者劳动的意思，在我们四川，总是把工作、劳动叫作“活路”，不去工作，不去劳动，就没有活路，手上没有活路，明天自然就没有活路。

这个活路属于生产队，大家都知道桐子树上挂满了钱，谁也不敢在月黑风高的晚上去打这些桐子的主意。生产队的民兵在打桐子的时段一下增加了很多人，四处巡逻。祖辈在栽种桐子树的时候也对后人发过誓，谁偷别人家的桐子树，一定会得童子痲（一种肺病），乡村的咒语在乡村还是很管用的。

生产队长看准一个日子，看准生产队没有特别着急的其他活路，就是生产队统一打桐子的时候。

大家背上背篓，扬着长长的竹竿，有的在竹竿上系一个网兜，那是为了打岩边的桐子树准备的，用网兜兜住桐子摘下来，就不会再到岩下去捡桐子。男人们走向桐子树，戴上草帽，扬起竹竿一阵欢打，桐子纷纷落下，那情形很像下雪雹一般，但是大家心中谁也不会涌出这个比喻句，落下的都是桐钱，下的就是“钱雨”，砸在草帽上，没有疼痛，只有欢笑，山坡上都是开怀的笑声，山坡上的桐子树很能结桐子，一株桐子树会捡到好几背篓桐子，桐子树就这么阔气！

大家把桐子背到生产队晒场，堆成好几座桐子山。大家并不急着剥桐子，得放上几天，让桐子的果皮变得更软些，更好剥。

生产队桐子山矗立的时段，成为了我们孩子的时段，所有的乡村学校在这个时候会心照不宣地放所谓的“农忙假”，孩子们回到家中，背上背篓，拿着父母打桐子的竹竿和网兜，漫山遍野去捡桐子，家中没有小孩子的，也会编出各种理由向生产队长请假，宁愿扣工分，也会和孩子们一道去捡桐子。草丛里，沟渠中，落叶下，山岩边，总会留下很多“走失”的桐子，甚至很多树的高处也会挂着零星的小桐子，也许这些桐子都是大人们打桐子时的“粗心”，现在都成了我们背篓中的收获。

我家孩子多，父亲经常上山采药，他的经验会告诉我们，哪里最容易捡到桐子，溪沟里，树叶下，草丛中，山岩边，最关键的是父亲知道大山深处的野桐子树，那些地方只有父亲和我们去过。所以我们家捡到的桐子一直是队上人羡慕到眼红的收成。

我家孩子多，父亲经常上山采药，他的经验会告诉我们，哪里最容易捡到桐子，溪沟里，树叶下，草丛中，山岩边，最关键的是父亲知道大山深处的野桐子树，那些地方只有父亲和我们去过。所以我们家捡到的桐子一直是队上人羡慕到眼红的收成。

生产队挖冬地、储冬肥的活路交给男人，剥桐子的活路派给女人。女人们拿着特制的剥桐子的剥刀，围着桐子山，一边讲着男人女人们夜晚那些笨故事，一边剥着桐子，每个人面前一堆桐子，一堆桐壳。

那是村庄最充满期待的幸福时光。

桐子剥出来后，抓紧翻晒，剥下的桐壳分到每一家中，桐壳烧成桐壳灰，是制桐壳碱最好的原料。我们家人口多，分到的桐壳也多，加上我们捡到的桐子，我们家桐壳烧成灰经常要烧两三天。桐壳很湿，不易烧，也是原因。

看似小山一般的桐壳，烧成灰后也没有多少，但是足够全家人背好几背篓到康家河边的“文碱板”家。

康家河边的“文碱板”“碱厂”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地方，一生难忘的乡愁。清清的小河，巨大的水车，依依的垂柳，古老的石桥，那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碱厂生意非常好，我们周围几个乡就这么一家碱厂。老板自然姓文，我们也姓文，每年去卖桐壳灰，文碱板按斤两付钱之后，总会给我们每个弟兄一人两元钱，说拿去买纸笔，姓文的还是要读书写字才对得起我们这个文姓。

前年受故乡邀请，我沿着浦里河逆流而上，回到故乡。流过故乡的河叫浦里河，其实浦里河流过每一方乡村，大家都会给这段河喊出自己想喊的河名，一路往上，三岔河，康家河，黄泥河，天缘河。当年卖桐壳灰的“文碱板”“碱厂”在康家河边，河边有康家小学。小学还在，小河还在，水车不在，碱厂不在，“文碱板”走向上屋后向河的山坡。乡亲们围上来，听说我是文家老五，是那个会写文章的作家，大家说文碱板生前经常炫耀文家出读书人，看来你们几弟兄真没有让文碱板失望。我的泪来啦！

四

后来，土地承包到一家一户，大家开始像心疼庄稼一样心疼自家地面上的桐子树，浇水、施肥、除虫、刷牙，桐子树逢上了一生最风光的时光，家家年年桐子大丰收，除了桐子收获的时节，乡村再没有去捡桐子的人啦，桐子树成为了自家的树。桐子卖给榨油坊，数着比生产队时候厚实很多的钞票，大家心里格外幸福。没有了生产队，榨油坊又回到了姓黎的时代，黎家三兄弟承包了榨油坊，大家卖了桐子，总会买些桐油回来，给农具、家具上桐油，给水桶、脚盆上桐油，又好看又耐腐蚀又不生虫。我们弟兄到远方读书的木箱都是用桐油刷过的，让我们在远远的学校都能够闻到桐油香的味道，那是故乡的味道。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桐子大丰收后没几年，桐油不再成为出口的抢手货，除了造船必须刷桐油外，做家具开始用上生漆和化工漆，漫山丰收的桐子再也没有人去捡回来，黎家榨油坊自然无法冒烟，再也传不出那惊心动魄振奋人心的榨油号子。大家外出打工挣钱，栽种果树、药材挣钱，种粮食挣钱，乡村能够挣钱的门路突然一下多了起来。

人世间风光一时的多，风光一世甚至风光无限的没有，桐子树的风光同着乡村那些曾经的仓屋、晒场、粮站、食品站、供销社一样，都没有了昔日的风光。吃和穿不再是乡村唯一的人生大事，乡村有关吃和穿的事物和事自然被历史的浪花淹没。桐子树突然被冷落，其实冷落的是人，是人的思想中想要它们冷落。

桐子花开年年开年年落，桐子结果年年结年年落，但是没有一个人上山去砍掉它们。有一件事我至今没有明白，村里最初的桐子树一定是人们有意栽种的，后来漫山遍野的桐子树却是桐子自己栽种的，桐子是天空中的鸟唯一不吃的，所以桐子树也不是鸟种下的。落下一颗桐子，大人没有捡到，小孩没有捡到，靠着的一层树叶，一层薄土，一个土缝，桐子就会慢慢发芽长大，没有厚土，它就让根使劲往大地深处延伸，最终长成开花的桐子树结果的桐子树。

母亲说，有苗不愁长。我感觉母亲说的是桐子树。走进今天的故乡，深秋的桐子树下到处是桐子，密密麻麻的，但是并没有长出我们所意想的那么多树，桐子树知道自己被冷落啦！

每年盛大的桐子花开，却落得桐子悄然落下无人问津，是谁冷落了桐子树？

坐在老屋门前桐子树下，仰望高远的星空，那些星星就像长在桐子远树的枝丫中。走向老屋取来存放了多年的桐油灯，点上，我们彼此照亮。清风吹来，满心桐香。

清风半夜鸣蝉

胡建国

稼轩有好词，“清风半夜鸣蝉”，清风几许，蝉声缕缕，时光娴静若画，在这景致里，于庭院中听蝉，有禅意。

夜静下来，月光升起。升上柳梢头的月光顺着瓦檐泻下来，落在檐下的石阶上，是一地清辉。清辉好，清辉如水，有水银的质地，落在衣襟上的月光就是一身银子，清亮亮，有富贵气。窗棂半开，半开的窗棂上落着蝉声。

庭院四四方方，庭院之外，是林立的槐树。

蝉在高处，蝉将自己隐在夜色中，夜色却隐不住蝉声。

隐不住的蝉声，就滴落下来，滴落在檐瓦上，滴落在窗棂间醒着的灯火里。蝉声落进竹丛里，有丝竹气，落在窗棂上，是明月里别枝的惊鹊，落在檐瓦上，碎了，碎成一飞即逝的仰望，落在灯火里，是一灯如豆的晕黄。我喜欢在蝉声里，搬了竹椅，饮茶听蝉。

听蝉，饮茶，蝉声就落进杯盏里。

白瓷盏最好，白瓷盏里盛着蝉

鸣，是一盏绿紫色的滇红。滇红适合夜饮。滇红性暖，初夜寒凉，于是，提壶烧水，红泥小火炉，铁壶，一壶掺了月光的井水。陆游说煮茶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掬乳泉、石池漫流者上，江水取去人远者，井水取汲多者。”但于乡间而言，井水来自地下，历经了沉淀与砂石净化，虽不及山水井水，却亦是上好的煮茶之水。书上说妙玉煮茶水取自窖藏的雪水，总觉得不够鲜活，就像一首写坏了的现代诗，有拘囿之嫌。水开，洗茶，刮沫，泡茶，盛茶，饮茶。举杯邀蝉声，明月在高处。蝉声落进杯盏里，有禅茶意境。

那年在江边喝茶，就少了蝉声，少了蝉声的茶盏里多了一份幽静的念想。
蝉声幽静，亦好读书。
晋人陆云谓蝉有五德：文、清、廉、俭、信。其《寒蝉赋》有“夫头上有绣，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食，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节，却其信也……”
夏之声有五德，岂鸣鸡之独珍。”蝉在陆云心中当是有多么

崇高之物，其德非鸣鸡之所独有。宋魏了翁有“鸣蝉泊雨晴云湿”诗句，雨霁天晴，蝉声低沉，让人觉得晴空的行云都是湿漉漉的。蝉愈是天气晴朗愈是喜欢鸣叫，那年在南京中山陵国的午后时光，确是蝉声聒噪，但我却于一份聒噪里听到了蝉内心的宁静。雨后蝉鸣，湿漉漉的，适合在秋日将近时听蝉观画。

观画亦好。在蝉声里观一份独有的宁谧与惬意。

作画最好是无人作画，无人作画多是山水写意，多留白，留白能留出心意，观无人作画能观出自我内心的空余，看到澄澈天宇和星辰灿烂。灿烂多了，内心自然明澈。

观画饮茶听蝉声，已有古人焚香品茗插花挂画之雅气，于此之间，有三两声蝉鸣点缀其间，当是多么雅静闲适。

尤其是在乡间，更多了山野气息，茂林修竹，青青瓦舍，清风半夜鸣蝉。
半夜间，再沏一壶好茶，醉了茶气醉蝉声。



田园风光

李彦 摄于达川区堡子镇石堰口村

一切美好都向大地倾斜(组诗)

跳房谣

在梦里，把星空当成了晒坝
一个人，踢踏出辽阔的光芒
自小懂得，世间之艰，单腿着地
从单房跳至套房，从老湾跳至新湾
这么多年，一直在练习金鸡独立
不是从黎明开始，就是从黄昏开始
曾有多几次
差点就挣脱了故乡的禁锢，由于
用力过猛
瓦片一样，被人踢了回来

登萍渡水

口袋里，总留有几颗瓦砾
舍不得抛出去
深怕一脱手，就无法挽回
“在巴河，所有的伤口
都会不药而愈”
很多年过去
依然记得，你在水边的倒影
一同打赌比赛的
胜负未决，已到中年
月亮还不是抛得最远的那一块
一个游荡，还在异乡
练习登萍渡水

丝瓜

抱着树干，有了瞭望的想法
离尘世远一点
爱情宛如八卦阵

我们被困其中
做一条常青藤吧
开黄色的花，把心事吐露
一生中，总有几件
悬而未决的事，如同故乡
忘记摘取的丝瓜
独自在树上慢慢老去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随便一条田埂，就可能
伏击一个春天
折耳根，过路黄，蒲公英
猪鼻孔……它们
隐藏身份，埋伏路边
在春天，随时拔地而起
策反舌尖
人生如这野味
初嚼苦涩，腥味，浓烈
反复咀嚼，方知草木情深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风在梳头，柳在搔手
母亲，依然穿对襟衣裳
白底青面鞋，口含麦秸
吸吮三月的甘甜

春风谣

如果你累了，就约上春风
去爬一爬鸽子寨
它会教你面对绝境时
不是纵身一跃，而是像麻鸡一样，
生出希望的翅膀
你可以选择一处悬崖，盘腿

借高山明月一用
在石头上弹一曲《阳春白雪》
坐于寨顶，就无缘无故地感慨万千
春风威望极高
走过人间，一呼百应

那年的爱情

那时，爱情很神圣
口袋却很干净
一切美好都向大地倾斜
自由恋爱还没普及的时候
口啃成了春风的暗语
满眼都是昂然的青春
临别赠言一针见血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那年，我也青春萌动
收到一名女同学的笔记本
扉页，笔落豪言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小花

桃花，李花，豌豆花，胡豆花……
都是我的妹儿
不信你试着喊一声
便有姑娘飞奔而来
我唯独喜欢，那个叫小花的村姑
那年，我打工外出
她先送到渡口
后送到三汇火车站
这么多年，我指尖
还残留着，她微凉的轻颤